

· 思路与方法学 ·

新冠疫情防常态下的积极偏差法及其在社区人群健康促进中的应用探索

张颖^{1,2} 王献蜜³ 张可⁴ 张清⁵ 王济⁶ 马珠江⁷ 刘建平^{1,2}

摘要 积极偏差法是指基于社区或当地现有的、可及的和可持续的资源,通过挖掘和发现社区内部成功的行为或积极策略,解决社区或者所关注的群体中面临的困难,包括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本研究总结了积极偏差法的实施要点和在疫情防控常态下的特殊挑战,结合在社区开展中医药健康促进干预方案,提出了应对疫情挑战的探索性方法。积极偏差法有着明显的优势,亦有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但是在未来的社区人群健康促进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健康促进;定性研究;积极偏差法;焦点组访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The Strategies of Positive Deviance Approach during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mmunity Health Promotion ZHANG Ying^{1,2}, WANG Xian-mi³, ZHANG Ke-ke⁴, ZHANG Qing⁵, WANG Ji⁶, MA Zhu-jiang⁷, and LIU Jian-ping^{1,2}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vidence-Based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3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4 Wuhan I See Social Work Service Center, Wuhan (430000); 5 Rehabilitation Centre for COVID-19, 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Wuhan (430060); 6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Constitutions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7 The National Alliance of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Positive deviance (PD) is based on current available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s within a community. Its objective i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whole community through digging and detecting successful behaviors or active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issues of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problems.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PD and special challenges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the explorative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by integrating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th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PD has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when applying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It is still promising in future for programs of health promotion in communities.

KEYWORDS health promo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positive deviance approach; focus group interview; COVID-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No. 81830115);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2020 年度重大传染病防治应急攻关项目(No.2020-yjgg-14);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发展基金(No. 2018-HXFZJJ-003)

作者单位: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2.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循证中医药研究院(北京 100029);3.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101);4. 湖北武汉爱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武汉 430000);5. 湖北省中医院新冠肺炎康复中心(武汉 430060);6.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北京 100029);7.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北京 100101)

通信作者:刘建平, Tel: 010-64286760, E-mail: jianping_l@hotmail.com

DOI: 10. 7661/j. cjim. 20201209. 330

在统计学中,偏差(deviance)一词通常指在正态分布中偏离平均值的现象。积极偏差(positive deviance),或者正向偏差,是指在大于均值的方向上的偏差。积极偏差,被借用到公共卫生领域,特指在相同的社区环境中,存在着一类特定个体或者人群,其所采用的非同寻常的行为或者策略,能够使它们相比于面临类似或者更糟糕的挑战的同伴人群,找到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目前,积极偏差法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以研究在组织或者群体中提高效率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

1 积极偏差法的特点及研究进展

积极偏差法,在实施上有 3 个特点:基于资产

(asset-based)、解决问题 (problem-solving) 和社区驱动 (community-driven)。基于资产是指基于社区或当地现有的、可及的和可持续的资源,而非依靠外部力量(人力、财力或者物力)的援助;解决问题是指积极偏差法旨在解决社区或者所关注的群体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包括健康相关的营养改善、疾病控制、心理支持或者创伤救治等,也包括组织效率提升、社区动员和能力建设等;社区驱动是指以社区为载体,去挖掘和发现成功的行为和策略,并制定行动计划,促进这些行为和策略的全面推广。

在公共健康领域,如果期望提高社区的总体健康水平或者普及健康干预项目,单纯依靠外部力量(如政府、社会组织或者公益援助等)的推动,社区成员的行为往往是被动的、效果也是暂时的。只有充分挖掘社区成员自身的潜力,基于社区现有资源,才能实现在社区内部可复制的、可及的和可持续的行为转变和健康提升。这一理念最初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随后该方法被应用到研究儿童营养状况的诸多社区中,例如 Marsh DR 等^[1]在巴基斯坦和越南开展的多项减少儿童营养不良状况的研究。在越南,通过前后比较发现,应用积极偏差法使得越南儿童的年龄标化体重(weight-for-age)上升了 0.36 个标准差,3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率降低了 40%^[2]。近几年,该方法也被应用到新生儿护理、避孕率、安全性行为、对糖尿病和哮喘患者的照护领域,以及用于处理一些棘手的和在致命的绝境中面临的问题,如以色列-巴基斯坦的骚乱或埃及的暴动。

积极偏差法之所以能够发挥效果,是因为在基于社区内部个体的不寻常的实践方法,可以传递给社区中的其他成员,而这些实践既然已经在面临同等危险的人群中应用,所以对于全部的处于同样困境(或危险)中的人群是可承担(affordable)、可接受(acceptable)和可持续(sustainable)的,并不会与当地的文化和工作相冲突。而在具体的解决方案中,积极偏差和负向偏差(negative deviance,即小于均值方向上的偏差)均应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例如 Rose AJ 等^[3]的抗凝项目,选择了所有社区中表现最好和最差的研究现场各 3 个。

2 积极偏差法的设计要点

积极偏差法在社区中的实施,笔者主要总结出以下 6 个步骤。

1.1 定义积极偏差者(positive deviant)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积极偏差者应满足的条件,如针对越南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可以选择在同等贫困社区

中,能够使得儿童处于正常发育水平的照护者。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第一步,可能是在众多的社区中进行选择,此时则是选择在某种健康领域表现突出的社区。

1.2 确定积极偏差者数量 在每个社区,确定 6~8 名偏差者,通常能够达到信息饱和,要求这类人群是尽管处于健康高风险之下,也已经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更好的健康结局的社区成员。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积极偏差者不限于在同等资源下取得了良好结局的个人,还可以扩展到团队、组织或者社区等。针对群体水平的选择,“3+3”(即正向和负向偏差各 3 个)、“5+5”或者“10+10”的模式均可以备选,但是总体的原则是,选择研究现场时,要实现现场间主题词变异(thematic variation)的最大化。无论是对个体水平还是群体水平的“偏差者”的选择,均应尽量实现正向和负向偏差的显著对比,才能更有助于鉴别出关键的和主要的健康因素。

1.3 以访谈偏差者为主的三角互证法 对偏差者的定性访谈应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查阅关键的档案和观察法,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深度定性访谈的目的是发现可以解释出现预期以外的良好结局(或糟糕结局)的不寻常的行为或者影响因素,且这些行为、方法或者策略,对于当地有需求的人应是可及的。

1.4 数据分析 经典定性访谈中的主题词分析、扎根理论和个案分析等技术,都可以应用于积极偏差法的结果分析中。在复杂和紧急的公共卫生状态下,可以采用快速定性(rapid qualitative)或快速人种志(rapid ethnographic)分析。例如在埃博拉爆发和传播期间的一系列快速定性研究^[4],可以识别高危地区、确定传播方式和分析医疗机构收治能力等。

1.5 推动有效行为或者策略的广泛应用 研究者应根据前面研究过程及分析中获得的结论,为社区设计一系列“行为改变(behavior changing)”的活动,鼓励整个社区采用新的行为方式,以促进社区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针对群体干预,可以采用集体叙事实践(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焦点小组(focus group)或参与式工作坊(participatory workshop)等;针对个体的干预,社会工作者所广泛使用的个案工作法则更为有效。

1.6 监测实施和评估结果 积极偏差法的推动,需要定期的监测,及时发现问题。评估结果的方法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例如,在消除疟疾的项目中,研究者在项目开展 1 年后,采用了 5 个深度访谈和

9 个焦点组方法,再通过扎根理论的分析对项目进行定性评估^[5]。而针对乌干达女性的非意愿妊娠和性传播疾病的预防项目中,研究者在干预的同时,设计了群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效果评估^[6]。

3 积极偏差法的在新冠 (COVID-19) 疫情下的特殊挑战及中医药社区干预的应对策略

尽管目前国内外还缺乏使用积极偏差法来应对 COVID-19 疫情的基于社区的研究,但是从一项循证的干预方案的适应性^[7]和持续性^[8]的角度,积极偏差法相比于其他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可及性、社区成员的可接受度和干预方案推广的持续性。与此对比,大多数政府主导的干预方案则是指令性的、从上至下,缺乏内生性和主动性;而通过慈善基金为主的捐助提供资源才可以维持的干预方案,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外部资助一旦中断,干预方案则无法继续进行。

积极偏差法在疫情背景下应用时,可能面临 3 个方面的特殊挑战,即社区动员、信息采集和行为改变。

(1) 社区动员。既往研究表明,积极偏差法的理念通常能够得到社区成员的热情响应和支持。因为社区成员意识到,他们正在学习切实地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教和批评。但是,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社区成员和研究者,均面临疾病传染的压力和救治的负担,使得该方法的讲解和宣传过程充满困难。

(2) 信息采集。深度访谈是对积极偏差者最好的调查方式,然而,传染病爆发期使得面对面的接触和聚集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3) 行为改变。社区成员的行为改变,需要建立在对于有效行为和策略理解的基础之上,参与式工作坊和项目研究团队与社区成员的互动、咨询或者持续观察都是非常有效的实践方法。同样,在疫情期间,人员流动的限制和隔离,使得这些方法的实施并不会如预期般顺利,社区群体行为的改变也会推动缓慢。

社区人群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同一社区内,成员的健康诉求可能存在差异,例如不同的健康状况、相同疾病的不同严重程度和有不同层次特殊照料需求的人群。考虑社区机构的非医疗机构的特性,因此基于社区的中医药健康干预方案,应主要立足于对亚健康人群或者慢病人群可改变的健康行为的影响。结合 COVID-19 疫情期间的现实需求,可从以下 3 方面进行策略整合。

第一,依托社会工作机构。社区机构的硬件设施

和长期形成的与居民的信任关系,为干预方案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二,采用多学科团队的参与和访问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的方法,解决信息采集困难的问题。借助社区已有的健康管理档案可以充分梳理社区成员的健康现状。虽然积极偏差法以定性研究的组织形式,但是基于辅以数据库和调查问卷的定量研究可以对调查结果做进一步验证。第三,有效行为的推广过程中,可通过以电话随访为主的志愿者服务和网络平台示范,达到培训目的。专业心理咨询团队的参与,能够有效提升志愿者访谈技巧和保障访谈质量。在很多现实案例中,电话随访可以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且达到理想效果。

4 积极偏差法的优势、局限及应用前景

积极偏差法成功有赖于充分的社区动员,去寻找那些被正向偏差者使用的不寻常的但非常有效的方法去解决社区群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能够快速、低成本的寻找社区成员中成功运用的策略和方法,并鼓励其他成员采纳。

积极偏差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积极偏差法的干预策略源于处在同样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所以能够实现良好健康行为的社区内部传递,对社区成员有充分的可及性。第二,积极偏差法的实施过程,以可承受和持续的方式加强了社区动员和参与度,也提升了社区服务人员健康管理能力。第三,积极偏差法,更是一种积极的应对困境的策略。相比于等待外部资源和支持的介入,该方法提供了最现实的解决方案。社区成员无需等待从上至下的政策或经费,便可以内生出自主解决方案,立即采取行动,实现互惠互帮。

该方法尚存在的局限性包括:第一,不寻常的积极案例的比例较低,通常只占人群的 1%~10%。发现罕见例子的过程比较耗时。第二,如果在数据分析阶段,总结的策略或者方法,在特定社区不可及,则积极偏差法失效。第三,该方法所产生效应的释放需要充分的社区参与,同时需要项目研究团队有丰富和熟练的沟通技能,因此实施前的培训和过程中的问题反馈非常关键。第四,该方法的实施,需要得到当地风俗、文化和管理理念的支持和认同。最后,由于积极偏差法的目标源于当地社区自身的需求,因此研究结论的外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总之,无论在传染病还是慢病领域,积极偏差法在未来的社区健康促进和管理过程中均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Rose AJ 等^[9]指出,积极偏差法至少可以应用于解决 4 个维度的问题:在健康照护的质量上存

在差异;在照护的成本和价值(成本/质量)存在差异;在使用和理解昂贵的新药物或者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在正确或不正确的照护比例上存在差异。因此,只要存在资源、技术、应用、推广和结局等维度上的差异性,就存在寻找偏差者(deviant)的潜在需求和可行性。应将积极偏差法和现有的社区慢病管理以及健康促进行动结合起来,形成本土化、资源利用的整合模式,促进项目实施和效果体现。

利益冲突:无。

参 考 文 献

- [1] Engle PL, Bentley M, Pelto G. The role of care in nutrition programmes: current research and a research agenda[J]. Proc Nutr Soc, 2000, 59 (1): 25-35.
- [2] Marsh DR, Schroeder DG, Dearden KA, et al. The power of positive deviance[J]. BMJ, 2004, 329 (7475): 1177-1179.
- [3] Rose AJ, Berlowitz DR, Miller DR, et al. INR targets and site-level anticoagulation control: Results from the Veterans Affairs Study to Improve Anticoagulation (VARIA) [J]. J Thrombosis Haemostasis, 2012, 10 (4): 590-595.
- [4] Johnson GA, Vindrola-Padros C. Rapi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during complex health emergenci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Soc Sci Med, 2017, 189 (1): 63-75.
- [5] Shafique M, Edwards HM, De Beyl CZ, et al. Positive deviance as a novel tool in malaria control and elimination: methodology, qualitative assessment and future potential[J]. Malar J, 2016, 15 (2): 91.
- [6] Kosugi H, Shibamura A, Kiriya J, et al. Positive deviance for dual-method promotion among women in Uganda: study protocol for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Trials, 2020, 21 (1): 270.
- [7] Moore JE, Bumbarger BK, Cooper BR. Examining adaptations of evidence-based programs in natural contexts[J]. J Primary Prevent, 2013, 34: 147-161.
- [8] Stirman SW, Kimberly J, Cook N,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new programs and innovation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Implement Sci, 2012, 7 (1): 17.
- [9] Rose AJ, McCullough MB. A practical guide to using the positive deviance method in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J]. Health Serv Res, 2017, 52 (3): 1207-1222.

(收稿: 2020-05-25 在线: 2021-03-02)

责任编辑: 李焕荣

英文责编: 张晶晶